《1980 我们这一届》一代人的青春史诗

◆ 梁光玉

《1980 我们这一届》纪念珍藏版今年由团结出版社全新出版。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它既是对8011毕业四十周年的纪念，也是8011对母校复旦大学120周年华诞的最佳献礼。

2014年，为纪念8011毕业三十周年，《1980 我们这一届》辑录82篇文章首次出版，在媒体和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时光荏苒，十年转瞬，8011毕业四十周年之际，这本书全新修订再版，并精心增添了七位同学的新作，使得8011集体回望的画面更加丰盈和饱满。团结出版社之所以对这本书格外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我是8011的一员，更在于这本书与我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时代人文精神”的出版理念高度契合，书中承载了丰厚的时代价值与人文价值，同时蕴含了独特的文学与审美价值。

首先，《1980 我们这一届》是时代变迁的微观记录。书中90篇纪实散文以个人命运为切入点，串联起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转型历程，涵盖教育、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变革细节，呈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集体抉择。它是转型中国的微观标本，也是特殊群体的集体记忆。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届大学生，8011既品尝过苦难，也邂逅了幸运。作者群体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美学潮的黄金时代，其经历兼具知识分子理想主义与市场经济冲击的双重烙印，可以说，该书填补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群体叙事空白。

其次，《1980 我们这一届》是20世纪80年代精神图谱的再现。书中呈现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精神底色，文化符号的集体共鸣，成为解码8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要文本。通过展现一代人“从青涩校园到职场浮沉”的共性经历，以及他们“或隐于报，或隐于校”的人生轨迹，揭示市场经济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坚守，构成社会学层面的观察样本。既引发同龄群体对理想主义年代的集体追忆，也为年轻读者提供了理解父辈精神史的文学窗口。

《1980 我们这一届》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审美探索。该书大多数文章以“冲和秀逸”的笔触还原历史真实，既有私人经验的细腻表达，又兼具公共叙事的宏大视角，形成“旧式清雅”与当代反思并存的文风。它是非虚构写作的雅致范式，也是集体记忆的诗性表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青春寓言，实现了史料价值与文学性的统一。它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史诗，更是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海上双璧星光灿烂

◆ 王琪森

上海的海派艺术馆可谓是大师云集，星光灿烂，群贤毕至。大型画册《海上奇人——王一亭艺术展》与《缶翁的世界——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书画作品展》的出版，使历史的风云在笔墨中相聚，经典的场景在丹青里再现，吴昌硕又与他的知己王一亭相遇言欢，这是一次艺术之会。海派书画标志性人物精品力作的联袂雅集亮相，不仅展示了海派的艺术年轮与流派谱系，而且呈现了海派的薪火相传与继往开来。

只难传处是精神。无论是缶翁的世界，还是王一亭的艺术人生，我想其真正的当代意义与审美指向是要弘扬他们的精神追求与人生理想，也就是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与人生追求。

吴昌硕1912年定居上海后，实现了暮年变法，在书法、绘画、篆刻上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他高举金石精神的大旗，使中国书画篆刻在二十世纪初呈现出时代性的转变和创新性的发展。王一亭不仅是一位大实业家、慈善家、佛学家，也是一位海派绘画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绘画师从任伯年，特别是人物画功力深厚，造型准确，形神俱佳。后取法吴昌硕，在他的绘画中增强了强烈的金石精神与豪放的气势意境，由此被誉为“海上双璧”。他们为海派艺术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联手使上海成为全国书画艺术的高原与高峰，从而凸现了吴昌硕、王一亭研究的当代意义、艺术价值与学术作用。这也就是从“何谓海派”到“何止海派”。

我在《吴昌硕评传》中曾写道：“一个艺术大师，往往是开创了一种风格或流派；而一位艺界领袖，却往往是开创了一个时代与辉煌。”吴昌硕是有着相当深厚的公共精神与相当自觉的参与意识，他和王一亭一起为上海大文化圈的建设、大艺术平台的构成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卓越的贡献。守正创新，是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密码。百年前，吴昌硕在审视家国积贫积弱、呼唤民族振兴的时代背景中，高举起“金石精神”的大旗，“食金石力”而“养草木心”。师古开今，广纳并蓄，于海上艺坛开创了审美新风，由此演绎成了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范式。

1912年吴昌硕定居上海后，和王一亭作为主要推手使海派书画市场经济迅速构建，润格飙升，这不仅使海派书画家的创作条件及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为一个城市整体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经济推动力与从艺保障性。吴昌硕还培养了一个艺术大师的团队，有陈半丁、陈师曾、潘天寿、沙孟海、王个簃、钱瘦铁、诸乐三、诸闻韵等，支撑起了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百年的精英之门，打造了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到红色文化经典之路。而王一亭则参加了大量的慈善赈灾活动，捐款总数达一亿多元，并创办了多家慈善机构，经常以画助赈。

“人生只合驻湖州”是吴昌硕当年所刻的一方印，吴昌硕出生于安吉鄣吴村，安吉乃湖州所辖。而王一亭祖籍就是湖州。吴昌硕、王一亭对上海也是感恩的，缶翁在诗中深情地写道：“天边曙色浪淘开。”王一亭则在上海南市区（现属黄浦区）筑“梓园”作为他的精神家园和从艺之地。

两本大型画册的出版，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情缘、人文的情感、艺术的情怀与笔墨的情思。从而铺陈翰墨丹青的岁月流转，弘扬金石精神的文化自信，开拓赓续海派艺术的新质发展。

在读

让我们“在读”中
悦读 悦心 悦人

角色内外

读奚美娟散文集《独坐》

◆ 伊 北

伊北：作家，编剧，著有《六姊妹》《小敏家》《熟年》《小日子》等。

我赠了奚美娟老师《六姊妹》，她回赠我《独坐》，我们就算书友了。演员写散文，林青霞、潘虹的我看过，奚老师的多在副刊偶见，这是第一次读到结集的书。

《独坐》共分五辑：忆长辈与前辈、游记、表演的感悟、叙写人物的交往以及艺术评说、抒怀杂感。题材广泛，涵盖了散文写作的诸多面向。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也在思考，散文该写什么、怎么写。散文贵在见性情，而性情之上，首先要真。这本散文集让人看到奚美娟在角色之外的书卷气。

书中不少篇章颇具史料价值。尤其第一辑，对父亲的追念，对张瑞芳、黄佐临、周小燕等戏剧与文化前辈的缅怀，皆娓娓道来，却始终紧扣一点——从心出发，唯有触动，才肯落笔。在表达上，又比较克制，形成了“雅”和“正”的文风。

更动人的是，这些文字在不经意间写出了一种伦理：行业的伦理、职业的伦理，以及代际之间的传承。艺术是一种生态，每一位创作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比如她写黄佐临如何指导她台词的音区、语气，以及赠她手杖时的叮嘱——“不要去演老太太的弯腰驼背”。她说，“从那时起，我在心理上一通百通，觉得自己扮演什么年龄段的角色都不怕了。”这种“点拨”式的助推，与当下普遍追求速度与流量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那一代艺术家，多是在专业院团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有时间沉淀。

在第三辑中，奚美娟分享了诸多舞台和银幕上的表演经验。其实在《六姊妹》的拍摄当中，奚美娟的表演也如同大地，有一种承托感。作为故事的第一个登场的人物，何文氏带着何家丽走上田家庵码头。从下船到走回家，一连串动作看似平常，却需要强大的表演功力支撑。因为这个开场戏，既是人物亮相，也是全剧气质的奠基。要立刻立起来。时间点是国家建设初期。一位年长女性，既要展现生活的艰辛，又要传达出精神的饱满，还要保有长者的尊严与从容，这样的人物气质，拿捏起来必须有分寸。

在《独坐》中，奚美娟坦言她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重视：“一个从事表演专业的人，最好不要放弃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她指出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能帮助演员理解人物的思维逻辑与心理动因。表演从来不是简单地说台词、做动作，而需要演员先让情感在自己心里走一遍，再外化为台词、姿态、神情。

戏剧影视表演无法像小说那样直接展露人物内心，因此，内心的传达全靠演员。观众想看的是情绪、情感。演员的身体则是这些情感的容器和通道。这是演员二度创作的发力点。只有有“心”的表演，才有可能形成“超格”——在剧本之外再加成。而好的影视艺术，恰恰是各个点位优势的叠加。在《六姊妹》中，无论是人数相对少的对手戏，还是大群戏，奚美娟都做到了前面说的“承托”，偶尔还会有“溢出”。这正是演员从心出发的表现。

去年九月，我去国家大剧院观看了话剧《北京法源寺》，奚美娟饰演慈禧，大段的台词演绎叹为观止。沉着、清晰，雅正之中又隐含着力量。圆融而有势。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演员这一职业的魅力与艰难。每一场表演，都是拿血肉之躯在“前线”去拼啊。

奚美娟对于演员这个职业的态度是严肃的，这种态度，延续到了写作。对于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热爱，让她能够独坐一隅，形成独具风格的表达。不仅要能读懂剧本，还要能够阅读生活、人生。这本《独坐》，或许已经成为演员散文的一种范例。

笔墨之妙与文章之妙

读管苏清《听雪开花》有感

◆ 孙琴安

笔墨本是书画界常见用语，移诸文学，多称文笔，即指一个作家在文学语言艺术上的表达能力。我曾对一百多位作家的散文写过评论，深谙笔墨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而对于散文家尤为重要。有些作家起步不久，便已窥得其中三昧，越写越好，管苏清便是如此。

笔墨有高下之分，凡能领悟者，文章自妙。当我阅读苏清的散文集《听雪开花》时，无论写童年忆趣、少年往事、部队成长、家乡亲友，还是苏北江南、天地万物、人生感受，甚或是谈古论今等，总觉得其文笔漂亮，轻盈宛妙。其中《听雪》《年味》《外婆》诸篇有情有味，都称得上是美文。如他在《“钓”鸟闹荷塘》末尾写道：“世界的美好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正因为苏清有一副好笔墨，所以无论写景摹人，乃至抒发议论，语言都很精彩。他有一组散文写部队生活，如《连队大锅饭》《军装“长”在骨头里》等便是如此。《岱山岛》貌似写岛，实际写了三位战友，性格不同，个个活灵活现。全文篇幅不长，如果繁衍开来，稍加设计构思，就是一篇好小说。

可喜的是，苏清并没有因为有了好笔墨而沾沾自喜。恰恰相反，为写一篇文章，他常常是铆足了劲，不到火候不下笔，再加上他本身就具有丰厚的文史知识，一旦动起笔来，往往广征博引，左右逢源，如《千古宣城多绝唱》《一粒露珠又惊秋》等，无不如此。因而我们读其文，总能从中有所得益。

说到得益，我不得不提一下书中一组细读《三国演义》的笔记，凡七篇，除了对小说进行评价之外，他对孙权、周瑜、张辽等三国人物也发了一通议论。我是个三国迷，没想到他也是。正是他的痴迷，且对三国了如指掌，因而议论起人物，都是放在全书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再加上注意历史细节，拉扯起来头头是道，自成一家之言，也让我很过了一把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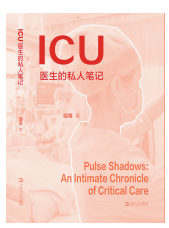
苏清在写作上磨砺出这一手好笔墨，绝非易事。既有天赋，也与他的勤奋努力分不开。他在此书《后记》中写到有记笔记的习惯等读书生活，也谈到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的道理。凡此，都助推了他笔墨的形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苏清对此心领神会，为文每每能舒卷自如，浓淡相宜，居然还发现了“散文其有自己的舒张性”。仅凭这一点，我就知道，他对散文写作的得与失，已经很能了然于胸，早已登堂入室矣！

一名上海医生的ICU手记

在生命褶皱处寻找微光

◆ 洪瑞麟



在重症监护室的仪器滴答声与消毒水气息之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生邹海以十年临床经验淬炼的观察力，写就《一名ICU医生的私人笔记》。一个个涉及生死的冷酷故事化作纸页间的温暖。

冰冷的仪器与温热的心跳。这本书的第一篇故事《听诊器的温度》生动描写了医者与患者之间的感情交流。一位佩戴1949年苏联产第一代方形心脏起搏器的抗美援朝老兵，因急性缺氧陷入躁动，主治郑医生摘下听诊器，将耳塞轻触其右耳并低语：“别怕，我们都在。”老人手攥紧医生的衣角，失控的监护仪波形渐趋平稳。这位老铁道兵出院时执意将生锈的铜哨赠予医生。如今铜哨就悬挂在听诊器旁，风吹过时的铮鸣成为医者心中的永恒提醒。

医学与人文的跨界交响。这部书分为三辑：“器械的体温”赋予医疗设备情感温度；“暗夜与光的对峙”聚焦ICU里的人性光辉；“市井的脉息”则将视角延伸至日常生活。邹海写道：“医学是冷峻的齿轮，文学是温热的血流。”这位致力于医学科普的医生坚信：揭开医学面纱时，恐惧会转化为理解，绝望也会萌发希望。

这是一本生命教育的跨界读本。全国优秀教师刘波华评价这本书“集精、奇、实、真、善、美于一身”“是当今中学生的生命教育读本”。